思益堂集

長沙　周壽昌　自著

七日來復

易復卦七日來復李氏集解引侯氏果云五月天行至午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天之運行也豳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日爲月明矣孔疏引褚氏曰五月一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言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王介甫新經詩說引之解七月章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愚按周公作詩恐無此意一之日二之日變調以成文猶之葛生章夏

之日周禮肆師節嘗之日獮之日社之日朱子訓爲是月之日是也三之日四之日亦稱日者嫌稱月則與四月犯也王氏以四月爲陰始生故秀葽言月案詩正月繁霜非三之日乎二月初吉非四之日乎胡以亦言月也王氏說詩牽強多類此又案虞氏易例七日注云謂乾成坤反出於震而來復陽爲道剛爲晝日消乾六爻爲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七日不作七月解此說集解引之易軌主其義

明夷君子于行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王輔嗣所謂殊類過甚人必疑之魏禧曰趙岐胡餅賞賣如一遂爲孫嵩所識李密教授生徒時哀吟泣下幾爲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死之道止要平常二字夏馥之爲冶家傭親突煙炭

申屠蟠之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庶幾其儉德辟難乎

有孚於小人

知人則哲則不至用小人去邪勿疑則必能去小人顧亭林謂使僉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愚謂此專就君身上說則可若是人臣雖皋夔不能化四凶孔子不能使三子討陳恆談何容易使僉壬革面也有孚於小人如漢陳寔之弔張讓母喪賈彪之西行解黨禍之類蓋禍患已成激之則亂起解之則害紓可徐圖其轉故曰君子惟有解吉

上九弗損益之

顧氏曰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

之者也予謂此特就國家豐亨豫大時說所謂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若振荒恤患之時勸分振乏尚以任恤勸民國家何能不費以爲惠也口惠而實不至怨灾及其身況國家之於民虛辭召亂歷代殷鑒不少顧氏此論恐徒爲後世吝財惜施者所藉口蓋弗損益之言我弗損民卽所以益民也顧氏引孟子六語固是正論然全不自損豈遂足以益人哉文王發政施仁亦未嘗不損己也

利用爲依遷國

顧氏曰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鄀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案無事而遷若盤庚遷殷有事而遷若太公遷岐皆其已事明思宗拘於守社稷之說不籌南遷卒至傾滅此亭林所由寄慨與

震驚百里

後漢鄖炎對問問者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百里取象於雷何取也炎對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愚謂震卦位居四四九三十六爲一陽四八三十二又三十二爲二二陰合之適得百數也

翰音登于天

虞翻曰巽爲雞應在震震爲音翰高也巽爲高乾爲天故翰音登于天禮薦牲雞稱翰音也侯果亦引雞曰翰音之語皆謂其有聲無實愚謂登卽不登於俎之登登薦也古者太牢享帝牛羊祀天區區一雞用以陳薦褻天甚矣德小才下登諸帝廷以重任大位加之其敗可翹足待漢之

何進晉之王衍唐之李訓鄭注宋之梁師成王黼童貫蔡攸召亂喪邦千古一轍孟子之致慨於益成括猶止於殺其軀也

遏其妣

宋英宗幼弱得一女中堯舜遂成元祐之治康王播遷在外奉隆祐之詔以即位遂貽南渡之安皆所謂遏其妣也妣即母不必定泥死曰考曰妣說爾雅稱父曰考母曰妣未言死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又曰意承考也又書言事厥考厥長皆非死後所稱蓋古者通稱即考可以推妣也若既死何由遏乎下云不及其君遏其臣所謂君臣者亦非以既往爲言也

東鄰西鄰

東鄰謂商紂西鄰謂周文王本鄭康成坊記注顏師古即

引以注漢書郊祀志班固幽通賦云東丛丛即古鄰字虐而殲仁兮應劭注云東鄰謂紂是漢易師本有此說然昏棄厥肆祀勿答紂之所以不敬上天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周之所以獲祐于天也是東鄰殺牛必是豐于昵卽小祀用大牲之說禴亦不得謂之薄祭故彖祇曰不如西鄰之時禮時爲大也

哀窈窕

關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鄭箋云哀葢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文選呂向注亦云哀當爲衷謂中心思念之也後漢書皇后紀范蔚宗序曰衷窈窕而不淫其色章懷注亦引詩序作衷愚案玉篇哀傷也爾雅悠傷憂思也傷訓思哀亦可訓思漢平帝紀皇帝仁惠無不顧哀師古曰言帝平生多所顧念哀憐息夫躬傳唯天子哀師古

曰謂閔念之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廣雅愛仁也通作哀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愛或爲哀方言憮哀也哀亦愛㥊哀也郭注㥊亦憐耳說文憐哀也合數說則哀字訓思慕無疑詩中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正言哀也夫子所謂哀而不傷也若云衷窈窕轉嫌直滯失古人語妙矣

詩教

王伯厚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予案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昌邑王尊爲東平王誦相鼠之詩雖至魏主丕時鵜鶘集靈芝池猶能下詔博舉儁德茂才以答曹人之刺後世但以詩爲詞章記誦之業詩教遂亡

吳楚無詩

吳楚諸國無詩鄭氏詩譜云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蓼六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如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其說非也謂吳楚夷狄則非子之封不齒中夏何以列秦風謂不承天子之風則寤生繻葛之役逆天甚矣何以列鄭風謂小國不得列曹檜又何取乎鄭漁仲六經奧論云太師編詩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周之列國如吳楚滕薛邾許蔡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得其聲則不存耳說尤不塙夫聲成文謂之音鄉聲雖異文與音則同即如所云吳楚距魯或較遠滕薛諸國去魯較秦晉爲近何反不得其鄉聲乎惟顧亭林云吳楚本無詩可采號蔡無詩爲有司失其傳此較可通觀左氏所

紀列國燕享歌詩不出三百篇所載此外所引逸詩不過戀之柔矣河水茅鴟祈招數章而皆非吳楚詩卽謂刪詩者夷狄之當時歌詩者皆在未刪以前何亦會不肄業及此且楚子革能誦祈招獨不能誦其本國詩耶

江漢爲楚詩

林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王伯厚取其說）又與宋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諸國其風土所有之詩並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爲得之又一變而爲離騷耳案鄭氏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爲河洛召爲雍岐河洛之南瀕江雍岐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其言與艾軒合

菜南有樛木毛公曰南南土也鄭氏曰南土謂荆揚之域南有喬木同漢廣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入於江（今武昌江夏縣）又曰大別之東彭蠡之西乃江漢合流之處（王氏伯厚曰作詩者在江漢合流之處）朱氏曰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隄之曲可見也水經注方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是漢皋即在方山下也今襄陽是矣

曷不肅雝

山堂攷索載林氏謂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顧亭林極辨其非刺詩說甚備或問顧曰詩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

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愚謂非但此也即就詩言王姬之尊貴甫當下嫁之時不過仰瞻其車服儀容之盛何由而頌其德塞淵淑慎等語此時豈能敷敘乎曷不肅雝王姬之車猶言何事不肅雝乎此王姬之車也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詩多有此林氏以為譏之非

秉心無競

桑柔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漢季之黨錮宋元祐之黨籍慶元之偽學明嘉靖議禮之獄天啟東林之禍四海人譽橫罹酷虐人之云亡邦國亦因而殄瘁矣厲階之生毋亦諸君子先有競心其間耶

先幾

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尚未亡也而其辭假矣天既訖我殷命殷尚未訖也而其語迫矣周宗既滅周尚未滅也

而其音哀矣故憂危悶亂之言小民或憤於一旦君子則警於先幾

頗改陂　字儀古音魚何

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册府元龜天寶四載敕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文苑英華亦載此敕陸德明釋文

已作陂音秘云舊本作頗音普多反釋文作於貞觀初年在元宗先已有陂字一說豈元宗偶忘之襲其說而不覺孫逖奉命撰敕而未敢言耶或以爲後人改陸氏原文恐亦未然考呂覽貴公篇引尚書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史記宋世家引此二語同作頗揚雄太元經爭首云不偏不頗是秦漢閒俱作頗無作陂者下文人用側頗僻亦未改陂宋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也（見困學紀聞）考古義字不讀若义吳才老韻補云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蓋與儀同牛何切也亭林先生唐韻正儀字下古音魚何反引最詳自太元經元圖云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始入眞韻音宜寄切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禮記曲禮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義或然也據此則同姓而吉亦買之乎論衡詰術篇曰不知者不知本姓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易緯是類謀聖人興起不知其姓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論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王符潛夫論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之所出也太皞木精承歲星而王凡其子孫皆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鎭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大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是吹律定姓漢時猶有傳者或有引京房與陸鴻漸事以證者

恐又不然案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唐陸鴻漸不知其姓卜得鴻漸于陸遂姓陸是姓可因卜而遂改失古者卜其姓之本意矣

孔子有姊子思有兄

禮記我則有姊之喪故也是夫子有姊矣所適何姓氏無聞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是子思子有兄矣而名亦不傳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人生苟樹立無自異處雖幸爲大聖人骨月子孫亦不能妄附青雲況餘子乎

嫂叔無服

禮制莫密於今而實有大過乎古者禮檀弓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又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奔喪記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夫謂推而遠之爲遠嫌說禮者至引嫂不撫叔叔不撫嫂之訓則哭之

爲嫌較甚於服矣無服而猶麻麻不亦服乎程子曰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愚謂程子發明禮意甚暢而謂無服必因無屬竊不敢謂然父母之視嫂非冢婦即介婦也猶爲之服三年服期子獨不可推父母之愛以愛之乎兄弟之子即嫂與弟妻之子也其子爲吾服期吾亦以期報之獨不可以待其子者推以待其母乎此似皆義理之可以推屬之上而可屬之下而亦可者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

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而下章喪服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晉成粲據此以為嫂叔有服是也而庾蔚之謂其拼棄經傳苟樹己說應撝謙則謂此語可疑當闕善夫萬斯同之言曰鄭氏於此條無注賈氏亦不得其解謂當是夫之從母之類噫從母之類而可稱之為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又曰此正嫂叔有服之明證也喪服經雖不言嫂叔之有服亦未嘗言嫂叔之無服子夏作傳自為問而以母道婦道解之以此為子夏之意則可以此為經之本旨則未可蓋記禮者於經之所未及往往見之於記人無不以記與經並信獨此條之記不可信乎所為沒其文於經而補其說於記者蓋從古嫂叔原未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也故不直筆之於經而但附

著之於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也至大傳所言名治之說卽引子夏傳且細觀之只言名之宜愼而未嘗言服之宜無則亦不足以爲無服之據徐乾學讀禮通考亦因萬氏說而衍之以儀禮爲信謂戴記實多漢儒之語儀禮自是周代之書是作記者因古制五服不列叔嫂而補之於記猶之唐以前未有嫂叔之服貞觀時始補之爾豈可因檀弓諸說反不信儀禮乎又云後世如五代與宋初固嘗增叔嫂爲大功矣當時亦未嘗以爲非然則何疑於儀禮哉近世胡培翬儀禮正義於此條特從而爲之辭曰記明云夫之所爲兄弟服不云夫之兄弟則兄弟指服言不指人言明矣愚謂兄弟非人則兄弟二字可刪删去兄弟則所爲服當何等乎不解一也其引沈彤說云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

緦夫之族曾祖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緦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是直以兄弟兩字總括諸人如何包含法不解二也引江筠說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爲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爲不服者明之也葢小功降一等則緦緦降一等則無服矣是應云降二等非降一等不解三也且胡氏獨不記前一條乎記云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其正義云兄弟服者指小功以下言之小功是兄弟之服不云不指人言也降一等者君服小功室老則服緦也不云無服也記語皆同何獨於此條相違反乎自開元禮定爲五月宋以後因之今律文定爲小功之服酌古準今於禮真無遺憾矣

或謂據此則推而遠之一語爲無當乎曰萬氏曾言之矣萬氏曰此世儒附會之說也先王之制禮豈專爲不肖者

誤哉世之亂常瀆倫之事苟非大不肖者必不至此也欲爲不肖者立防而反廢親親之紀先王之所不忍也且彼之所爲遠嫌者將由夫淫邪之人歟雖無服制豈能禁之將由夫脩飾之君子歟雖有服制豈能亂焉況所爲遠別者亦當遠之於生前而不必遠之於身後當夫身沒之後舉家縞素而我獨吉服於其閒曰將以遠嫌也天下豈有此不情之人哉此論最快或又謂禮嫂叔不通問既不通問於生前而轉服於身後爲無謂愚謂此卽萬氏所說也不通問所以遠嫌於生若旣死尚何嫌之可遠乎唐貞觀十四年太宗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於是魏徵令狐德棻等奏議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制可之厥後韓昌黎之於嫂鄭氏服期以報人皆賢之盡稚叔鞠於長嫂雖千百中僅一

見亦不得謂禽獸之行千百中卽常見也君子亦道其常而與其善而已

又案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細繹之此言是爲小功爲位立案而子思爲位乃合乎小功之禮也古豈有爲喪位而無服者乎禮記奔喪記之言漢儒說經者之自爲言皆以嫂叔無服之一言固之也

卜日

禮記詳卜筮日之法所云內事用剛日外事用柔日卽今俗婚葬擇日所由昉也後漢郭鎮傳汝南有陳伯敬者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注陰陽書秝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王符傳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注凡反

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宋書武帝本紀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值四廢日佐史鄭鮮之褚叔度王宏傅亮白遷日不許按四廢日者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也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中有云視厤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所云視厤卽若今須行之時憲書所云開書當卽後漢書注所引之陰陽書也六合成婚等語今時憲書亦有此說

從自及也

左氏隱六年傳從自及也注從隨也王氏引之曰隨自及也殊爲不辭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

而已愚案隨自及也言隨即自及於難解自順無庸改從作徒論語而後從之以吾從大夫之後孔注從俱訓隨

言止不關內諱

隱十一年傳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注內諱獲故言止僖十七年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杜注亦云內諱執皆言止案傳稱獲以止言者甚多莊九年傳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僖十五年傳輅秦伯將止之此類豈關於內諱乎

王亦能軍

桓五年傳王亦能軍注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王氏引之謂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爲之不聞身自爲殿也亦當爲不字王不能軍祝聃請從 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愚案王以諸侯伐

鄭曰爲中軍至蔡衛陳皆奔王以中軍在後勢不能不身自爲殿王亦能軍正見王雖中肩傷而不甚也祝聃請從之正以王尚能軍欲因傷以乘王也杜注甚明無庸改傳文本字

取於物爲假

桓六年傳取於物爲假注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幵官氏一年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愚案杜注稱人不稱昭公者或偶有遺忘孔氏必謂昭公庸君孔子尚少則昭公當日素負知禮之譽孔子

年二十其德已足感人生子而君饋之魚不必定無其事若因杜氏泛稱人饋而遂疑非昭公且謂杜亦疑之似亦過泥

隱疾

桓六年傳不以隱疾正義曰鄭元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也愚案隱疾當如秦公孫瘂（玉篇瘂瘖也　廣雅瘂瘖也）漢鄒疥（史記陳賈傳）溫疥（漢功臣表）之類

鄭忽奔衛

桓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衛注鄭人賤之以名赴顧氏補正曰非也蓋未成君之辭愚案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

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賤之以名甚也孔氏申杜說如此顧氏[illegible]

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莊六年傳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注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顧氏補正曰不謀猶言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爲君之孤立無助則不能自强而有其國矣愚謂不謀不與謀也弗強不勉強立之也不知其本之能自立否則不必爲之謀知其本弱之無枝譬之無助也則弗肯強立之詩曰本枝百世言有本有枝所以能保世滋大也左氏引詩不必從詩本訓謀訓如爲人謀之謀哀五年傳三軍之事乎不與謀閔

元年傳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可證本之不枝之說

奚御

莊八年傳我奚御哉徒人職爲僕御言我何肯爲之御哉一云御卽禦言不爲之捍禦也詩亦以御冬毛傳御禦也

蕭叔

莊十二年傳蕭叔大心注叔蕭大夫名顧氏補正曰案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注蕭附庸國叔名案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愚案正義曰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

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爲名是叔囙大夫而後以功封爲附庸顧氏謂非蕭大夫者誤也至春秋時以行次爲名如檀伯井伯銳仲祭仲許叔虞叔蔡季紀季之類不能悉數顧氏因唐世系只稱大心不稱叔遂疑叔非名是並附庸稱名之例亦忘之矣

息夫人不言

莊十四年傳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注未與王言愚案息媯從楚王生二子矣數年不與王言情事頗不甚合未言者未與王言及息爲蔡搆害之故也楚子問之亦以其不言息事爲問故息媯云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謂縱不能以死殉又奚必言及往事意謂既不能死又不能報言之無益不如無言正以隱激楚王也似較舊解爲合僖十三年傳齊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

畢不與王言注不言王子帶與此正同亦非云不與王言爲不與王言語也

不先

閔二年傳不先國不可得也注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愚案先謂先入國也二人自言我爲太史實掌其祭素爲國人所信若不先入則國不可得也觀下文遂先之至則告守云云知決爲先入國矣若云先白神則下云遂先之爲遂先白神於事理不協

讎

僖五年傳憂必讎焉杜注讎對也顧云讎應也如詩無言不讎之讎漢書律秝志注鄭德云相應爲讎案此說自勝杜注馮氏謂作者乃是以上讎字陪起下讎必保焉之讎字乃從杜訓對愚謂字有兩用而各訓者如桓二年傳上

用昭德塞違滅德立違下文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兩違字各訓此警字亦不妨兩訓

面縛

僖六年傳許男面縛注縛手於後唯見其面案面背面也史記呂馬童面之與此同

小童

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注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又云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正義引鄭氏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愚案小童卽小子之稱禮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書康王自稱眇眇予末小子是也

甄

文十年田孟諸杜注將獵張兩甄置左右司馬兩甄猶兩

翼也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桓督左甄許朗督右甄世說新語桓元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梁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升菴楊氏謂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愚案文選注引孫子曰長陣爲甄楚詞鶉鴿兮甄甄王叔師注甄甄鳥飛皃與杜注兩翼合則知甄固陣名取象飛鳥左甄右甄猶言左右翼耳

獻肰

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肰杜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肰也顏氏匡謬正俗云按昔重耳過曹曹恭公不禮聞其駢脅薄而觀之晉文懷恥以爲深怨今既乘勝志在報雪尙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衆因曰今我

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斯蓋戲弄之言猶言若云謂蔡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狀乎愚案此解頗新而情事亦合

鹿死不擇音

文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曰釋言云庇休蔭也舍人曰庇蔽也休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爲休杜意言本當作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故傳作音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己不擇所從之國欲從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今知不然者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休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爲音聲而規杜非也愚案

莊子人間世云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郭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瘕以相對之是莊子音讀如本字即郭注亦別無音義也釋文音字無注似亦作本音讀

羿

論語羿善射說文弓部𢏚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幵聲論語曰𢏚善射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幵聲案𢏚羿一字今作羿隸省變也或謂說文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然孔注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不云帝嚳射師也山海經帝俊帝嚳名一作夋賜羿彤弓素矰郭注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淮南子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高注是堯時羿能射十日繳大風山海經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楚詞天問羿焉彃日烏焉解

羽亦指堯時羿蓋羿自帝嚳以來世爲射官始國於鉏夏時遷於窮石見左傳襄四年魏絳告晉侯夏羿一稱夷羿杜注夷氏也三氏同稱爲羿則羿非專名可知當時帝嚳時因羿善射遂世其官以名之猶共工水官名後即名爲共工后稷善稼周即名農官爲后稷見國語荆勇士佽飛漢即以佽飛名官據說文帝嚳射師夏少康滅之疑郭說未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今案羿始帝嚳時則歷唐與夏凡三羿也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戰國策異稱

戰國策中山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高注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

戰國策齊匡章稱章子田和稱和子田嬰稱嬰子皆於名下係以子字不稱其姓猶晉悼公周爲周子冉有爲有子之類

齊策三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犬兔若人姓名亦奇

戰國策扁鵲與史記扁鵲各一人

史記扁鵲與趙簡子同時史記謂當晉昭公時索隱正之

謂在定頃二公時趙世家亦繫其事在定公初年是周景王敬王之世也國策扁鵲見秦武王云云案秦武王元年爲周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史記謂鵲當年爲秦太醫令李醯使人刺殺之是鵲死久矣宋吳師道注云名字有差愚案非差也史記云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蓋必當時善醫者皆以扁鵲相承爲名猶善工之名共工善射之名羿不必卽一人也宋時尚有竇姓自名扁鵲所著書卽稱扁鵲新書

秦宣太后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病將死出令欲以爲殉案宣固昭王之母也王尚在太后何能爲此言此當是策士不悅於秦造此語醜詆之耳又案先有范雎說秦王一段後云秦王廢太后是太后前廢矣而史記范雎傳雎相在昭王四十

三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則太后又未嘗廢國策事多反復不可信類此又秦宣威后謂韓尙靳曰妾事先王曰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案此時昭襄雖少文如甘茂樓緩魏冉武如白起司馬錯諸人在朝皆足應對韓使何必宣后親臨即親見他國使臣亦何必以此淫言媟語致相窘譬耶此亦策士恨秦造此語以醜之

王良有二

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云云又造父之弟子云云案王良當趙簡子時造父周穆王時世代相去甚遠是當別有一王良在先非晉之王良也

漢制

兩漢制帝謚必冠以孝知大本矣光武詔上書不得稱聖

知謙道矣文中子曰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史漢疏略

史記荆軻傳敘軻事極有聲色而不敘秦舞陽下落徐樂上書史公附之主父偃傳內班氏特爲立傳亦止載此書而無樂生平本末後漢崔瑗傳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問以禮說此掾顏門名經且能爲瑗師賢可知矣而范史無姓名殆先佚也

呂衛氏親戚貲注

史記集解徐廣曰陳掌衛青之子壻而青傳云青姊少兒與掌通此子字或姊之訛

年十歲則誦古文

史記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余案此說非

也史公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之死已十一年錯於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一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尙及事伏生耶伏生不聞有此大年揆之情事亦不合不知索隱何所本

譜學不可信

漢書張湯傳班氏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後漢書張晧傳稱六世祖良案功臣表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時爲宣帝元康四年其距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晧何得尙爲良六世孫也且張千秋爲陽陵公乘自居陽陵晧爲犍爲武陽人自居蜀籍里亦不相及譜學之不可信如此

揚

揚雄自以蜀無宅楊其揚字不從木漢書本傳云其先出自有周伯僑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又云周衰而楊氏或稱侯案左傳霍楊韓魏楊字從木也地理志河東楊縣應劭注曰楊侯國茂堂段氏說文解字注云古假楊爲揚詩楊之水楊激揚也廣雅曰楊揚也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古書州名皆作楊楊修自稱吾家子雲是楊揚在漢時本通訓又雄本傳揚在河汾之間應劭注曰今河東陽縣說文易一曰飛揚易卽今陽字是楊揚皆從易得聲而楊揚易三字訓故又互通也

中行說語

通鑑漢文帝六年初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强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注言爲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

予案說辭意言若必使我也我必終爲漢患者意不助漢償辭以報强使之怨語甚順非倒辭

水經注有誤

水經注卷八以南燕之桃城爲劉襄封國卷十又以信都之桃屬之襄二十四卷引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高陽沛公攻陳留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漢書食其生未封侯死事後封其子疥爲高粱侯亦非高陽也長平侯衞靑索隱謂汝南縣名是也水經沁水注以爲封於上黨泫氏長平亭竊謂靑在武帝朝功高寵盛自必封爲縣侯豈止一亭侯乎且其子猶封汝南之宜春亦可證矣

劉信遺澤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

考於圖書則漢羹頡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苟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者皆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而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然彼賈濞之死泯滅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之按此漢初之事史所不載然灊田二萬頃則其功豈下於李冰文翁耶表而出之以補遺軼

兩漢書肆

漢時書必寫錄無聚本故不易得書然亦有書肆范史王充傳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劉梁傳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

書稱本始於漢

古書稱篇稱卷稱軸藏之以篋不若後世可訂成本也然劉向別傳曰讎挍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後漢書曰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本是在兩漢已稱本矣豈即以簡札聯綴成本耶留侯傳黃石公出一編書顏師古謂聯簡牘以爲書故云一編

岑晊張儉

要君致釁自貽其咎賈偉節之責岑晊也一人逃死禍及

萬家夏于冶之責張儉也然晊儉卒得以亡命免而李范諸賢盡罹慘禍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二子均媿其言

黨錮

范孟博岑公孝爲功曹時太學諸生聽政者三萬餘人及孟博以黨錮釋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末世士習鶩俗惛衆如此能無召亂乎後太邱之死海內赴弔者亦三萬餘人

哀子

三國志郭后傳注引魏書哀策哀子皇帝叡子棠對母稱哀子始此

生人妻

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生人婦三字見此

匿年

魏司馬朗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案世只知宋寇萊公不肯匿年應試不知朗事更在前

晉書本紀

陳承祚晉臣也晉接魏統承祚脩三國志於魏不能不少有遷就然於魏武亦未敢公然稱本紀也但於傳首稱武帝末書崩已不免後來之譏若晉書脩於唐朝太宗詔輯世代懸隔何所嚮徇乃爲懿師昭三人撰本紀懿曰宣帝師曰景帝昭曰文帝其實懿死於魏主芳永嘉三年謚曰文貞師死於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謚曰武公昭死於魏常道鄉公咸熙二年謚曰文王父子均爲魏臣未改玉步

而皆稱帝書崩以唐太宗一代英主君臣之分不明何以垂法戒於萬世若謂晉之篡魏創垂自懿儘可於武帝紀之發源詳載前烈何必假以虛稱於沒世後尚助其逆倣哉善乎歐陽公之脩唐莊宗紀也於其父晉王李克用不撰本紀不加以追尊之號於卒亦不書崩但附於莊宗本紀內作上一卷而以莊宗作下卷體例渾成而仍不沒其實可爲千古作史之法

稽姓

稽叔夜本奚姓後改姓稽世說新語注引王隱晉書曰稽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稽山家於其側因氏焉然案廣韻云呂氏春秋有秦賢者稽黃漢書功臣表有縣茲侯稽谷姑貨殖傳有稽發是稽姓由來已久不始自

康椎稽本一字後有作嵇者則因嵇山造爲此字古無之也

曾子逆事

宋書文九王傳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又云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不爲傅也曾子二事未詳所出

蒭律

宋書王僧達傳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誕蒭律漢法攸尙案戮誕即偶語者棄市此秦律也漢刪除之故云蒭律

可寒即可汗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案可寒即可汗又後庬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

卑呼兄爲阿干案阿干卽阿哥寒汗干哥倶音近而轉又遂立子覩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郞莫賀宋言父也

山居賦

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曰野有蔓草獵涉蘡薁自注獵涉字出爾雅案今爾雅無此二字又云弱質難恒頹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顔自傷靈運見法後翦鬚施佛亦其識也

通家鄉親

宋書臧燾傳傅僧祐以通家子爲太祖所引見僧祐祖父宏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則通家亦爲姻婭之稱隱逸翟湯傳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鄉親字本此

靑苗錢

唐代宗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廣

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每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此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案此即青苗錢立名之始唐時專設青苗使劉晏杜佑皆兼之雖名青苗實異於宋宋王安石襲其名貸民徵息抑配追呼民不聊生亂及天下而遂於宋亡

宮禁

唐入閤圖有昭容位唐人詩戶外昭容翠褎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宮娥不識中書令笑問誰家美少年詩中屢見

唐昭宗天祐二年敕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稍失

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葢宮禁之疏唐末益甚耳

唐末守節諸賢

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許儒之不屈於梁王居儼不屈於吳朱葆光顧蕘李濤不屈於楚孫郃不屈於吳越黃岳不屈於閩張鴻梁杲不屈於漢皆不挠爲唐貞士閩漢時劉昌嗣完名衡嶽之下

省陌頭子錢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馬貴與曰國初因漢制其輸官錢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陌然諸州私用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陌案古諺有長

錢短陌之語卽此宋開寶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與知州通判同支使頭子錢納官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是歲令川陝人戶兩稅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七文帛每疋收十文夾者每疋收八文絲綿一兩茶一觔稈草一束各一文頭子錢數始略見於此

宋高宗孝宗

宋高之於兩宮不可謂孝矣而獲享孝宗宮庭之愛孝宗之奉德壽不可謂不至矣而光宗制於悍后竟不得盡禮於重華讀史至此不無疑於天道

名將妻妾

宋韓蘄王配梁夫人紅玉事見宋稗類鈔諸書其金山督戰見宋史及續通鑑中元人雜劇演唱時俗豔稱同時張

循王俊愛姬張穠錢唐妓頗涉書史柘皋之役俊發書屬以家事姬引霍去病趙雲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見郭翼雪履齋筆記張韓皆中興名將皆得奇女子爲妻妾又皆出樂籍則尤奇者又劉太尉光世侍妾名意眞善書史劉書札皆出其手嚴州烏石寺有張韓劉岳諸名將題名劉不能書命意眞代書姜白石詩云諸老飄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巍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燕支涴綠苔見羅大經鶴林玉露與張韓同一佳話

宋法

宋皇祐中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見戴氏鼠璞宋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見論語吾黨之直者節邢氏疏二事見宋朝立法之厚

考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上請廷尉以聞魏志黃初五年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此卽宋法所本

金海陵

海陵御下嚴厲未嘗假詞色惟見張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修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

僧校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鄉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乃召杖法寶於朝堂海陵爲君淫虐無道獨此舉有英氣元廉希憲不受帝師戒以受孔子戒一語拒之明李時勉爲國子監祭酒不下禮於妖僧皆傳其風節觀海陵此舉則元世祖明武宗皆當愧死此事見金史通古傳

耶律履道

金世宗大定年間嘗問右相耶律履字履道宋名臣孰爲優履道以蘇軾對上曰吾聞軾與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姬侍非禮之甚尙何足道耶履道進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戲笑之間亦何得深責世徒知軾之詩文人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才求之古人陸

贊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予案東坡先生性旣和易好諧謔隨筆作小詞各說部多載其逸事不必眞實乃傳入敵國幾遭詆斥使非履道奏白身後斗山之望滅矣世宗爲金朝有道右文之主値宋孝宗臨朝東坡文忠之諡太師之贈皆出自孝宗而奏議復刊行於敵國亦一時奇遇也履道自號忘言居士有集傳世相傳其少時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爲恥遂不就舉以蔭補國史掾見金詩紀事耶律履金史作伊喇履

金乙未歷不行

金史張行簡傳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歷詔學士院更定歷名行簡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院侍講學士党懷英等復校道用歷明昌三年不置閏

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歷在十三日差一日二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當徒考金世宗天會四年司天楊級遠大明歷十五年已頒行追正隆年間日食占候屢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歷行觧時官翰林應奉亦造乙未歷因月食校差遂止然案月食無視差較易於日食道用測驗尚不合其術之疏可知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記事本末八十卷谷應泰撰　四庫提要稱其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爲淹貫又云考邵廷采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許之又稱明季稗

史雖多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據此則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衆長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謂勤云云案鄭芷畦今水學略例內有云曩從朱竹垞先生游一日語予曰吳興經史學稱極盛六朝唐宋元明說經者林立廿一史中撰本居三明史槩亦不媿作者谷氏紀事本末徐蘋邨著蘋邨諸生時爲谷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以私撰受累蘋邨得脫然幸矣近見明倪文正公年譜有門下士徐倬跋云倬後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於祟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於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擬公數語於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其竊取之義固有在矣云云是此書係徐張兩人手筆而谷特主其事者也蘋邨是徐倬號

本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張子壇殆即張岱之號也

鄭貴妃寫經

明鄭貴妃書泥金普門品經用瓷青紙卷首題云萬歷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親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願萬萬壽洪福永享康泰安裕吉祥此與揚貴妃用泥金寫心經祝李三郎福壽事相同

洪武會試錄

明洪武四年會試考試官四人詹同宋濂原本其一則元之貢士飽恂也彌封官為兵部主事許方對讀官為翰林院編修唐肅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為第一場論詔表各一為第二場策一為第三場是科中式者一百二

十人而九十七名則高麗人金濤見魏叔子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賢奄

十常侍之亂而有一呂彊門生天子之餘而有一張承業志節識度俱高出一時士大夫上此曹子中千古未見其三明之何文鼎王承恩庶其次也

廢立之際

祿山死於慶緒全忠死於友珪逆賊之報烈矣操亡逾月而魏文大饗裕起田舍而孝武騰笑無君者得有子乎若宋文之弒隋文之廣蓋廢立之際微矣君子尤罪隋文焉

避前朝諱

避諱自一時事然尙有諱至後世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正月之正讀若征漢文帝諱恆恆山作常山景帝諱啟啟

蟄爲鷙蟄武帝諱徹徹侯爲通侯元帝諱奭奭氏爲盛氏明帝諱莊莊光爲嚴光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事隔前朝稱仍後世然猶曰相習既久也乃至唐高宗諱治宋樂史寰宇記於治所猶稱曰理所金正隆二年試士賦題天賜勇智正萬邦海陵謂侍臣曰漢高祖諱不避之可乎乃改作萬國

史緯書後

史緯三百三十卷爲康熙時晉江陳允錫亹齋所修其序略曰夫史之要者不可刪史之繁者不可不刪也其辭文而旨遠者不必修厖雜淆亂者不可不修也加史記終於武帝太初而漢書斷自高祖元年始當約之使入漢書漢末呂布二袁劉表諸人爲東漢所由終卽爲蜀魏所自始當約之使入後漢其兩代互見者止存一傳此可刪者也

有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晉唐宋代止一史耳而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既各有史矣又加以南北史非眉上添眉乎蓋當日未及删修爲一耳南北二史同者去之異者附入本書此可删者也宋史宗室世系多至十餘卷不過趙氏族譜元史刑法志繁至數十帙盡鈔元律一部既愧馬表復慚班志此可删者也如一事也見於傳又見於志見於紀又見於傳存其重者而以輕者附焉此可删者也如一人也功無足稱言無可採止書族世門閥官次此可删者也如一傳也篇多繁詞章牘贅語反使文之氣脈不貫人之精神不出此可删者也如此則删者亦不少矣然有一事之長一言之合而全傳無可錄者必考其時論其世臣託於君父載於子或附於同時之人共世之事幾經躊躇而後出不敢有片善之遺焉區區之心可質往者於九京所

以僭曰刪而不顧人之罪我者也史遷所序漢事經孟堅加修更爲密緻晉宋諸史文不逮古支蔓晦塞至不知說何事此當修者也宋祁新唐書刪減語助以爲古竄易字義以爲奇期期艱澁至使人不可讀此當修者也陳壽加魏書於蜀志之上序劉焉於昭烈之前旣爲有識所譏安可復仍其謬此當修者也項羽未嘗爲帝而入本紀呂武不過母后而入世紀後漢書皇后俱作本紀宋史留從効陳洪進皆及身而亡乃入世家名之不衷義則安取此當修者也元史食貨諸志至正以前爲一帙以後另爲一帙葢未及合併耳此當修者也知此則修者亦不少矣夫讀史者節錄數則易合一篇難旣加刪削仍貫串穿插復成一傳其援彼入此引彼續前必委曲求合當時之情事語氣而後命筆焉此讀史者之苦心所以僭曰修而有待人

之知我者也又如王莽傳稱詳者以十八年之事俱在一傳也遼金史仍舊者以眞仁與遼爲兄弟高孝與金稱臣姪且元魏不入晉書魏吳不入蜀志也承叔五代史亦無譏焉至若明君賢臣貞婦孝子彪炳之勳業卓絕之品行奇偉之文章如泰華之長峙日月之常明以及元兇大憝情狀昭著無所逃罪斯則刪之不能刪修之無可修繁蕪既去善惡彌彰合二十一史爲一書合二十一史之例爲一義總求成其緯之之事以合乎天下之大經而已案允錫字璽齋晉江人順治己未以薦舉授平湖縣知縣此書刪錄未宜分合失當者頗多然卷帙浩繁以一人之精力經數十年獨纂成編其勤至殊不易及昔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史通猶譏其繁重無制吾鄉新化吳建軒先生思樹乾隆辛卯進士纂通史一千卷會上其師朱竹君學士

籍書論通史原委凡數萬言而其書卒失傳至今湖南後學幾不能舉其名則陳氏此書得存目於四庫今又得羅提軍出貲爲之補刊以傳不可謂非厚幸也

唐宋人不重婦節

唐宋人不甚重婦節觀唐書所載公主再醮者十常三四以韓文公一代山斗而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皇甫持正爲公作誌書壻左拾遺李漢登集賢校理樊宗懿登郎壻別字也時漢尚在是夫存而改適既改適矣而仍壻之漢與宗懿同爲朝士又同居公門下往還間作何稱謂俱不可解至宋則以范文正公之母夫人改適朱氏公後報朱教養之德以恩蔭官朱氏數人王荆公因其子雱後有心疾不禮於婦公憐而嫁之然或以貧或以疾猶有說也乃宋景文作墓誌書張景妻唐氏再適陳了翁作太

令人黃氏墓誌銘曰先適大中大夫孫公諱迪次適中奉大夫游公諱潛書子曰子男三人謂爲孫氏子是所適皆顯宦矣又作仁壽縣君高氏墓誌曰女適某官姓某再適某官姓某所適皆官卒膺封誥其子孫求人誌墓不諱言秉筆者亦直書不爲恥豈一時風教所趨歟又南部新書云殷僧辨周僧達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案牛相公即僧孺其母蓋三適人矣

選人及新及第人借債

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償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因令戶部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案此即今選官預支養廉之制宋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戊辰詔新及第授官人無得以富家權錢倍出息利至任所償還所在察舉之足知選人及榜下借債唐宋

時已然

誕馬

宋書武三王傳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唐書儀衛志一品鹵簿有誕馬六宋史儀衛志誕馬散馬也遼史作甎馬或亦作但馬程氏演繁露誕馬猶徒馬今外官儀從有數馬前行名坐馬亦曰引馬即但馬也今俗稱曰坐馬若引馬則導從所騎若古所稱先馬也案魏書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注不施鞍轡曰誕馬也與數說微異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散氏銅盤銘

楽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王伯厚遂引以證散宜生謂當以散宜為氏而書孔傳及孟子疏引馬融論語注云散氏宜生名廣韻散字注云散姓通志氏族略四有散氏宋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呂大臨考古圖云是武王時器其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合之此銅盤銘散氏在殷周間自為著姓必是堯女皇之族裔而與宜生一宗其或稱散宜或稱散亦猶後世歐陽之或稱歐諸葛之或為葛要皆是一姓也王蘭泉先生昶因盤有旅誓語定為殷人作誓之證夫因誓而定為殷器別無證也周有泰誓魯有費誓春秋時諸侯相盟至於束牲載書歃血

其爲盟也屢矣盟卽誓也江氏以爲周時未爲無見特不應指爲畿內大夫耳

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文自唐以來聚訟紛紛迄無定論我

高宗從韓昌黎詩定爲周宣王時物洵足掃眾翳而息羣囂矣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明趙古則云其詞繁而不殺偶爲夫子刪削不知三百篇輶軒所采不皆身履其地車轔駟鐵非秦詩乎若謂繁則刪削則國風之氓與七月小雅之十月大雅之板蕩何嘗簡乎石鼓無論爲成爲宣距孔子時已二三百年矣石質頑重廢置於壁沙草莽中兼以王室東遷犬戎作難兵燹之餘無人愛護屢遭磨蝕迨孔子時其文必已損滅不得全存且其時有簡冊而無縑素不知摩搨僻在西戎數千里外

誰復有宋而傳諸中土者郎間有傳者亦多殘缺失次凡三百篇中逸詩斷句俱不錄取如素絢唐棣諸詩可證石鼓文亦猶是也若其可決爲周物者尤有一確證秦時刻石必書始皇帝某年或嗣王某年若漢自建元以後則碑末必刻國號某年月日不則刻於碑陰或於碑側凡漢碑可證後此更加詳矣豈有西魏宇文周有此大制作而不明刻元號年月以誇炫於後世者乎從來辨石鼓者未撫及此予故特補而述之

高克尊銘

高克之爲鄭人見左傳見淸人詩序乃王黼誤爲衞而藏之圖錄迨款識改衞作鄭而此書卒未改亦可見宣和君臣之無事不習矣

仲駒敦銘

案郤克號駒伯見左傳宣十二年郤克之子錡亦號駒伯見左傳成十七年父子同字以字爲氏容或有之圖錄所引全誤而王氏又信爲齊公子駒之後謂同出於姜不得爲婚姻郎不得爲仲姜作敦俱未經細審也

漢楊孟文頌碑

古人云字體壞於六朝至隋唐而益甚予案漢碑俗惡之字正不少而漢司隸校尉楊孟文頌俗寫最多如碑中以余谷爲斜谷充爲衝詆爲抵𣲖爲澁陰爲陰遼爲寮獘狩爲獘獸憘爲喜積爲積高郎高字塗郎塗字斷郎斷字階郎磐字遷郎滯字㝵郎碍字悳郎惡字彊郎彊字㢊郎㤜字醳郎釋字繼郎繼字此皆洪氏隸釋所檢出者趙東潛謂張鳳西遷注此碑彼所親睹者𢛳亞蔽狩是惡蟲獘獸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王蘭泉亦謂蔽爲獘獘惡也歸

作繫方與序中易麗兩字合韻惟蚰蛭毒蟳蘭泉引王念孫廣雅疏證云犀惡也又云說文跃蚰惡毒長也謂此碑借蛭爲跃余謂不然案蛭字爾雅釋魚蛭蟣注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說文蛭蟣也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本草云水蛭一名馬蜞一名馬蟥處處河池有之有數種以水中馬蜞齧人腹中是蛭本水中毒蟲也碑中兩言極言道中艱險陸則蟲獸爲惡水則蚰蛭爲毒正不必借作跃字也

漢蕩陰令張遷表

此其存也而亦稱諱與上曹全碑同漢他碑多如此不勝摘凡曹姓在周必是曹叔振鐸之後在漢必是曹參之後張姓在周必是張仲之後在漢必是張良之後而釋之與騫與留侯籍里各異史漢本傳並無爲留侯後之說今以

遥遥華胄敘作一支漢時譜學尚可信耶言之者無據受之者不慚此等處似尚不如今人矣歟作狩又見此碑西狹頌亦如此既且是暨字譌分作兩字此寫碑者之失中郎忠琫郎韋詩云舊國其命惟新此何等辭亦太無忌諱矣舊君言去穀城而遷蕩陰也觀永享南山句知君尚存此當是穀城故吏爲之立碑也予甫閱碑文即謂既且爲暨字譌析爲二寫官之失本無可疑後見亭林亦如此說益以自信此亦如漢書古今人表太子字譌作李字彼誤合二爲一此誤分一爲二也阮氏獨謂既且爲終始繁稱博引爲此英雄欺人之談後學有識斷不受其欺也碑文多以四字成句何獨於此作五言且行文有體此文通體明淨無一艱深語何獨此以既且代終始即云爰終始於君文亦不辭不過當時誤書即刻漢人樸率之習無足異

也如必謂且字不誤則不如金石跋所云且卽祖字尚爲近之禮記祖者且也祖訓且且亦可訓祖訓爲祖送之祖亦可訓爲祖宗之祖援爾雅釋詁例道訓尤多亦較阮說爲勝又殷散氏銅盤銘且浟又龏且異兩且字卽祖字周曶鼎銘祖考之祖字亦作且邛敦銘祖考乃祖祖俱作且各敦鼎銘俱同雖以隸變書碑亦偶從鐘鼎寫法耳

漢仙人唐公房碑

桼癘蠱不遐此語不順且下云去蝡蟥百穀以入語亦未足疑癘蠱不三字下脫一字遐去蝡蟥言遠去蝡蟥也碑爲太守郭芝之損奉錢爲倡賞吏民所共立碑中所云率鞏義繕廣斯廟也若太守自立則文中修北辰之政馳周邵之風爲郭君自譽無此理矣譎智作習故譎習爲堉神仙之說荒忽多類此道元注水經好采異說以助華藻故仍

其誤而言之自以碑說爲斷碑明云郡守之府在西城去君房家七百餘里覩下文云休沐往來可知時君房爲郡吏安得稱府君也當以洪氏所載碑文爲正漢碑中城多書作成

漢李翕西狹頌

昌黎致李實書則頌其德政並極言民心愛戴而撰順宗實錄則極言其貪穢殘酷去京尹時民投瓦礫而詬之此李翕西狹頌與後漢書之不相合也治行縱減於前未有前仁後暴至於此者一時諛頌之言斷不如史之紀實觀碑陰列名盡其屬吏無一士民即可知已

漢繁陽令楊君碑

聱昧即從昧用左氏即聾從昧語也用說文生而聾曰聱之訓求深反誤聱昧兩字向不連用不如從昧二字與本

事相合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據碑文忠惠父兩字私謚爲門生等所議上而文爲其子魯敝所自撰則卽所自書未可知或云爲蔡中郎書必不然其子撰文蔡乃肯爲之書卽書而不列名耶碑末明云刊石叙哀定爲敝自書無疑

衞字瓦

朱楓秦漢瓦圖記有云右瓦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一衞字案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志云瓦作楚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今衞字瓦當是秦爲衞國作宮室之瓦壽昌謂如果衞字瓦係秦彷造衞宮室所遺則各國皆有之何以僅有一楚字瓦見於唐時此外如齊趙韓魏燕魯皆

不一見獨衞字七種瓦迭見於
本朝爲朱俞錢申孫程諸君所得也其爲漢各衙官舍瓦
無疑申程兩君說甚辨獨未設念及此余特爲補其漏程
氏又云秦宮瓦當得自咸陽北阪不應得自漢城此殊不
然漢城本爲秦關中地即北阪以南亦去咸陽不遠秦皇
時離宮別館無數至造各國宮室袤延及遠亦非咸陽北
阪所能容程氏所言不能以塞辨者之口也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漢碑敘人臣武功煩極夸誕小小戰績亦有允武允文等
詞此碑言武氏得姓於武丁因及伐鬼方之事而元功章
炳勳藏王府等語轉似人臣立功者然韓文公作權文公
德輿墓誌銘亦云武丁之子別封於權遂爲權氏之祖是
殷高宗後有武權兩姓矣唐時重譜系亦必有據

漢武氏石闕銘

武氏爲其父立闕自稱字而不名且不敘其父之官閥功德而轉牽敘其孫之行迹何與

漢西嶽華山廟碑

宋洪氏适隸釋有云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它人之書爾小歐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余察郭香見後漢書律歷志察書作監書解恐亦非是既察他人書何以察者轉列名而書者不列名耶竊意察有詳謹省察之義察書若今敬書謹書之類且令察視所撰碑文書之無令譌脫或疑他碑無再見察書者予謂漢碑無定例有列書不列撰人者如某伯見書武班碑郭香書此碑是也有列撰而不列書人者如石勛撰黃鳳碑邊韶撰老子銘是也有撰與書並列者如李翕郙閣頌撰人爲仇

靖漢德書人爲仇綝子長也則此察書爲僅見亦何疑漢人質樸而因陋就簡亦甚凡碑中隨筆譌脫多照刻不改如張遷碑暨譌旣且鄭固碑姬公作姃公至他碑有脫去一二字不成文理尚多此碑自首至末無譌書無脫漏未嘗非察書之力也晉爲書佐平日善書可知

漢衛尉卿衡方碑

金石文字記謂碑中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爲仲由字季路卽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案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余案季由屬子路可通兼修承上句來亦可解若析季由爲二人則季當爲高

柴季子皋見禮記柴與子路俱見論語故與顏原連用之以顏原比其德以季由方其孝季善執親喪由有負米之養也

漢孝廉柳敏碑

先儒輒謂古重譜學至唐許敬宗李義府諸人始廢去而世系多不可考若如此碑以柳爲廿八舍柳宿之精直是笑柄譜學如此尚足據耶

漢北海相景君碑

右碑中歎卽歔漢讀如呼故前後俱作歔呼之呼中仍用歔欷之歔也汝卽修修尨猶言修短也核莪之核卽作本字亦與上根字義并列不必通作荄字也辨秩卽平秩猶書平章作辨章也鄰邦蓋卽鄰邦二字鄰轉爲陵又借陵爲鄰邦則邦字加兩點也鴟卽鵙黃黃霸朱朱邑也邵父

召信臣也據此則明府三之當作明府四之三與三相近或當時筆誤也憉卽傍字彭旁古字相通借偉卽惶也侱卽往積卽績息應作恩題名內如羽忠羽賞乘丙臨照中晉炅詩台邱遲台邱遷水邱郤皆希姓若騰頌恐卽滕暨麟恐卽晉閻廣恐卽郾乘殆卽公乘族也

漢校官碑

碑云蓋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壽昌案崇助商臣弒父並非名臣且爲太師亦非太傅蓋漢於得姓之先有一著名者卽引以爲祖譜學雖存亦不足信唐初之廢譜學或亦有鑒於此不能盡罪許李諸人也一校官耳而擬之曰元老比之於尙旦且頌之爲聖慈謂其彬文赳武扶弱抑彊亦過情之譽也生名死諱而碑首卽書曰諱乾其敘末曰尙旦在昔我君存今是潘君尙在位無疑

漢曹全碑

季祖母或是庶祖母之別稱非伯仲叔季之季也故用收養二字收養字甚輕菟郎吮字而下菟豫之菟亦如此蔫薄郎簿字言以所遺二百萬悉簿之官不私其財也說文有薄字無簿字訞郎訞字與妖通乜首藥神明膏兩種是漢時膏散方名陽宅風水之術至漢已然郃陽縣治而曰朝覲之階此與他碑稱州治曰本朝相類

劉宋臨澧侯墓誌

續古文苑有宋臨澧侯劉使君墓誌李氏兆洛選入駢體文鈔評云誌墓盛於晉代乃所傳惟傳休奕一篇又非全文當以此爲權輿矣其序次之式亦頗可垂範予案誌文首云曾祖宋孝皇帝已失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其後便敘其祖父母父母及母家之世系又敘其兄及嫂之祖若

父又敘其弟妻之祖若父又敘其長姊所適夫家之祖若父並其再嫁之夫家祖若父其第五姊第六妹皆再嫁者皆敘其原嫁再嫁之世系甚詳且悉鋪敘繁衍並無諱辭以入駢文既不可解又云敘次之式頗可垂範先生殆癖古而忘其臭穢者耶

顧命

趙全義妻武氏墓記唐寶歷元年刻石今在直隸新樂縣其文即全義所撰中有云顧命之時後事無託夫譔妻墓碑而自稱顧命足見當時文禁之寬

賈氏碑

直隸元氏縣有唐建中二年李君夫人賈氏墓誌銘其文爲夫人從子文則撰銘後書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二字道光三年果有縣人劉黃頭耕田得之此碑石

見存元氏縣署中

題名稱太子

直隸正定府開元寺三門樓石柱多唐人刻經造象并柱主題名其六面刻心經佛像右旁刻功德主李龍題名男太子又徐德表題名女玉妃自名曰龍而名其子曰太子勒諸貞石竟無忌憚則名女為妃更無足異矣　案曹全碑亦云大女桃斐等斐即非　顧亭林先生援魏書刑法志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以證之

題名稱老人

唐信法寺彌陁象碑在今直隸元氏縣雲起寺碑陰題名有云寺傍老人周君政為他碑所罕見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碑云至信徒於秦克復其任于仲翔討叛羌于狄道子伯

考因家焉泊孫漢前將軍廣子侍中其下字多泐考史記漢書皆云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唐宗室世系表云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晉書李元盛傳李暠字元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狄道死之子伯考遂家於狄道世爲西州右族而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暠傳暠爲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世系倒紊與此不合證諸此益徵十六國春秋不足信當以晉書爲準盖晉書爲唐時所修必不敢紊其國系今世傳十六國春秋非崔鴻眞本也碑有云姪吏部尙書從子於碑碣稱姪此亦僅見

復齋鐘鼎款識

復齋鐘鼎款識冊宋秦檜之子熺物也其門客董良史爲

之摹繪成冊此冊流傳至明項子京氏以二百金購之展轉至揚州秦編修敦復欲以原直購之不可得杭州陸舍人某者益以二十金得之攜歸浙時阮文達公撫浙中陸以冊乞公跋公亦以原値索購陸不可一日陸遊西湖於湖上各

御碑旁鐫內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土者將繩以大不敬律阮以書生無知爲之曲解陸感之獻此冊以謝阮極寶愛不輕出示人道光二十三年文選樓災公生平所蓄金石圖籍字畫俱付灰燼此冊想亦在一炬中矣